

舜典補亡
尚書古文辨

古文尚書考
尚書逸文



尚書古文辨

朱彝尊撰

中華書局

尚書古文辨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尚書古文辨

清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

尚書古文出孔子壁中。安國孔子後，悉得其書。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，以授都尉朝倪寬。于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。班固謂遷書載堯典、禹貢、洪範、微子、金縢諸篇，多古文說。考諸史記，于五帝本紀載堯典、舜典文，于夏本紀載禹貢、皋陶謨、益稷、甘誓文，于殷本紀載湯誓、高宗彤日、西伯戡黎文，于周本紀載牧誓、甫刑文，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、費誓文，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，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。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。乃孔壁之真古文也。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。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，泰誓載其文九十七字。良由十六篇未奉詔旨，立博士，設弟子。安國不敢私授諸人，故自膠州庸生而下，至于桑欽，所習者仍二十九篇而已。東漢之初，扶風杜林得漆書于西州，以授徐巡。衛宏于是賈逵作訓，馬融作傳，鄭康成注解。餘若尹敏、孫期、丁鴻、劉祐、張楷、孔喬、周磐，類從漆書之學。初不本于安國。而孔穎達正義，謬稱孔所傳者賈逵、馬融等皆是。又言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、歐陽等，由穎達不察見古故字，卽以爲安國所傳，亦悞疏甚矣。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，而馬、鄭所注實依是書。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。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，亦無一語及增多篇文。是賈、馬、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。後漢書孔僖傳，自安國以下，世傳古文尚書。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。大夫曰：「今朝廷以下四海」

以內皆爲章句內學。而君獨治古義。蓋固已乎。季彥答曰。先聖遺訓。壁出古文。臨淮傳義。可謂妙矣。而不
在科策之例。世人固莫識其奇。賴吾家世世獨修之。若是。則壁中之書。僖家具存矣。獨怪肅宗幸魯。遇孔
氏子孫。備具恩禮。僖家既有臨淮傳義。其時上無挾書之律。下無偶語之禁。何不于講論之頃。一進之至
尊。上之東觀。乃祕不以示人乎。竊意僖家古義。亦無異博士所傳之篇目。是僖亦未覩孔氏增多之古文
也。趙岐注孟子。高誘注呂覽。杜預注左傳。遇孔氏增多篇內文。皆曰逸書。惟許慎說文序。謂易稱孟氏書
孔氏。詩毛氏。夫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。許氏何由獨得之。其撰五經異義。于舜典禋于六宗。一云六宗
者。上不謂天下不謂地。旁不謂四方。居中恍惚。助陰陽變化。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。一云古尚書說
六宗者。謂天宗三。地宗三。天宗日月北辰也。地宗岱山河海也。日月爲陰陽宗。北辰爲星宗。岱山爲山宗。
河海爲水宗。所謂古尚書說者。賈逵之說。本之漆書者也。使許氏稱孔氏書。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
氣。亦必舉之矣。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。則慎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。譙周五經然否論。援古文書說
以證成王冠期。考今孔傳無之。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。正義謂王肅注書。始似竊見孔傳。故注亂其
紀綱。爲夏太康時。然考陸氏釋文所引王注不一。並無及于增多篇內隻字。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。
正義又云。古文尚書鄭冲所授。冲在高貴鄉公時。業拜司空。高貴鄉公講尚書。冲執經親授。與鄭小同俱
被賜。使得孔氏增多之書。何難上進。其後官至太傅。祿比郡公。几杖安車。備極榮遇。其與孔邕曹義荀顗
何晏共集論語訓注。奏之于朝。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。祕而不進。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。冲實主之。若

孔書既得。則或謂孔子章引書。卽應證以君陳之句。不當復用包咸之訓。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。竊疑沖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。正義又引晉書。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。得古文尙書。故作帝王世紀。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。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。篤信之。宜于世紀均用其說。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卽位。七十載求禪。試舜三載。自正月上日至堯崩。二十八載堯死。壽一百一十七歲。而世紀則云。堯年百一十八歲。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。歷試二年。攝位二十八年。卽位五十年升遐。南方巡狩。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。壽一百一十二歲。而世紀則云。舜年八十一卽眞。八十三而薦禹。九十五而使禹攝政。攝五年。有苗民叛。南征。崩于鳴條。年百歲。孔傳釋文命。謂外布文德教命。而世紀則云。足文履己。故名文命字。高密孔傳釋伯禹。謂禹代鯀爲崇伯。而世紀則云。堯封爲夏伯。故謂之伯禹。孔傳釋呂刑云。呂侯爲天子司寇。而世紀則云。呂侯爲相。所述多不相符。竊疑謚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。然則增多十六篇。自漢迄西晉。蔑有見者。一旦東晉之初。古文五十九篇俱出。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。學者有不踴躍稱快者乎。于焉諸儒或說大義。或成義疏。或釋音義。越唐及汴宋。莫敢輕加擬議。南渡以後。新安朱子始疑之。仲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。猶未甚也。迨元之吳澄。明之趙沅梅鷟鄭瑗歸有光羅敦仁。則攻之不遺餘力矣。蓋自徐邈注尙書逸篇三卷。晉人因而綴輯。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。集雉頭狐腋以爲裘。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。似可以無攻也。論其大略。傳文之可疑者。安國嘗注論語矣。堯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云。是伐桀告天之文。墨子引湯誓若此。而傳以釋湯誥。在克夏之後。雖有周親二句注云。親而不賢則誅之。管蔡

是也。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。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。不如周家之多。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。何與。史記殷本紀。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器奔周。周本紀。紂殺比干。囚箕子。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。宋世家。微子數諫紂。紂弗聽。及去。未能自決。乃問于太師少師。太師少師勸微子去。遂行。則今文微子篇所云。父師少師自有其人。史遷受書于安國。其說必本于安國也。乃今孔傳云。父師太師三公。箕子也。少師孤卿。比干也。夫三仁皆殷王子。父師若係箕子。殷人尙質。其語兄之子。必呼其名。惟出于疵之口。故稱微子曰王子也。班氏古今人表。亦書太師疵少師強。姓名流傳有自。而僞托孔傳者不知也。至于賄肅慎之命注云。東海駒駟扶餘。駟駟之屬。武王克商。皆通道焉。考周書王會篇。北有稷慎。東則濊良而已。此時未必卽有駒駟扶餘之名。且駒駟主來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。載東國史略。安國承詔作書傳時。恐駒駟扶餘尙未通于上國。況武王克商之日乎。序文之可疑者。三墳言大道。五典言常道。遞辭易窮。分之無可分也。讀易道以黜八索。述職方以除九邱。無稽勿聽。刺之無可刺也。古文之存于今者。惟峴樓禹碑奇古難識。其諸壇山石。岐陽獵碣。以及夏殷周鼎鐘。黼黻卣盤。匱之屬。並不作科斗文。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。殆不過張皇其辭以欺惑後世焉爾。又言以所聞伏生之書。考論文義。定其可知者。此金華王柏所云。古文之書。初無補于今文。反賴今文而成書者已。且如司馬氏問故于安國。載入史記諸篇。字句多別。今四十九篇中。凡今文所有。悉與伏生所授無異辭。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。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。且班固漢志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。苟悅漢紀。顏師古注漢書。增多祇十六篇。而安國承

詔爲五十九篇作傳。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。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。至臨淮太守。早卒。自序有云。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。又云。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。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。若巫蠱事發。乃征和二年。距安國之沒當已久矣。漢紀孝成帝三年。劉向典校經傳。考集異同。于古文尙書云。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。則知安國已沒。而其家獻之。漢書文選鈔本流傳。偶脫去家字爾。若班氏云。遭巫蠱倉卒之難。未及施行。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。而序言會國有巫蠱事。經籍道息。乃出自安國口中。不亦刺繆甚乎。自高齋十學士登之文選。後之學者遂不敢非。是不可以不辨。